

■趣 读

2007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，双方政府把这一年定为日中文化体育交流年，目的是促进人员往来，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。

日本文化厅慧眼识珠，选派著名作家立松和平为文化交流特使，到中国访问。我与立松有缘，他来访问时，正赶上我刚刚退休，于是我们一路同行，朝夕相处，形影相随。

与以往不同，他这次有官方身份，所以带着两种名片：一是他平时用的，上有名址电话；一是日本文化厅特意为他印的，上面只有姓名和文化交流使的头衔。他可能不习惯同时送两张名片，每次交换名片时，不是忘了这张，就是忘了那张。我不时提醒他，他憨厚地笑一笑说，对了，还有一张。

其实他经常来中国旅行采访，连他自己都说记不清来过多少次了，有时一年就跑好几回。他私下对我说：“如果是小泉当政，继续参拜靖国神社，我不会接受这个差事。现在日中关系发生了可喜的变化，中国总理到日本访问，我才同意了日本文化厅的邀请，为日中友好再添加瓦、修桥铺路。”

立松是个老实人，办事认真。他来访一个月，马不停蹄，与北京、吉林、辽宁、山东等地的作家座谈交流，在辽宁大学、大连外国语学院、清华大学举办演讲会，接受《文艺报》《长春日报》《辽宁日报》《大众日报》《盘锦日报》等新闻媒体采访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百分之二百地完成了文化交流特使的使命。

其实就个性而言，他对官方身份，没有什么兴趣。他曾在地方政府当过公务员。虽然生活稳定，收入有保证，可以按照升官图一级一级往上爬，但每天必须按时上下班，处理枯燥的公文，烦得要命。他说那时他在家写小说，熬夜，是立松；但到了办公室，没有精神，打瞌睡，东倒西歪，就成了横松（他本名为横松和夫）。后来索性辞职，专事写作，过着天马行空，自由自在的日子。他说人生最宝贵的是自由：思想的自由，写作的自由，生活的自由，行动的自由。

但这次来中国，他也尝到了一点特使的甜头，那天我们乘出租车去参加座谈会，过十字路口时被交警拦住，不知违犯了哪条交规。司机被警察叫去，20分钟没回来，我们坐在车里苦等，眼看要迟到了，我就拿出了立松文化特使的名片，为司机求情。别说，还真管用。警察听我言词恳切，焦急万分，真就开了恩，没罚款扣分，挥手放行。司机千恩万谢，立松笑着说，想不到这张名片还有如此妙用。

我与立松相识二十多年，但平素各忙各的，来往不多，清淡如水。有时几年不见面，偶有书信而已。但彼此信任，相互关心，心是相通的。1995年，我写了篇短文《立松和平，一个谜》，是在《作家》杂志上。当时他引起我兴趣的，是他的写作方式。一般的作家，多在书斋读书、思考、写作，构筑他的文学世界。而他呢？东奔西走，浪迹天涯，边走边写，跑遍世界，也写遍世界。这种颠覆作家传统的生活模式，连跑带颠的写作方法，我觉得新鲜有趣，甚至想，今后信息化时代的作家，是否都得这样？也许有人怀疑，这样写出来的东西，太匆忙、仓促，易流于肤浅、直白。但事实并非如此。十几年前，我陪他去敦煌，他一路写了十几篇东画，有散文、小说、游记，我都看了，觉得有滋有味。我还特意选了他旅途中写的一篇名为《山恋》的散文，翻译后发表在1995年第十期《散文》杂志上，后被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《外国散文百年精华》，浙江文艺出版社的《百年外国散文精选》，百花文艺出版社的《世界经典散文新编》等五六个选本中，

■尚书房



德国的每个村镇都有教堂，教堂很自然地成为村镇的中心，民居顺着教堂延伸开去。若把教堂比作心脏的话，稀稀朗朗的房子构成的格局，就像一个个人伸展四肢，平躺着安睡在绿草如茵的大地上。教堂平衡了世俗化的生活，使每个村镇都有了精神的内涵。这样的精神是不可或缺的，它是干净的，圣洁的，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细小毛孔之中，而且绝对不是简单的精神寄托，或者求子求福之类的小境界。一个乡村居民在劳累之余，进入小教堂的尖，或者仅仅听到教堂的钟声（在哪里都能够看到、听到），就会心里平和安宁，尤其是晚祷的钟声，尤能把人从劳累与疲乏中解脱出来。

我听说，乡村的教徒是非常恪守传统的，且发自内心的爱古老的历史传承，礼失而求诸野，现在的欧洲城市人对信仰比较冷漠了，反而是乡村人更珍惜这种信仰。

其实中国的乡村过去也有“教堂”，它们常常是村头的一棵大树，绿阴华盖，庇护一方水土。一代又一代，直到被雷击断，或干老

立松和平的魅力

□陈喜儒



陈喜儒(右)与立松和平

可见是难得佳作。

有一位出版家看到了我介绍他的文章，十分感兴趣，邀我编他的文集。我用了一年时间，读了他近百本书，编选了《立松和平文集》三卷，由作家出版社列为作家参考丛书出版。我当时的考虑是，一、能代表立松文学水平的代表作，成名作；二、日本已经发生，在立松笔下已经深刻反映，中国正在发生，中国作家正在思考、探索、反映的主题；三、他对日本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描写和反映。我请立松的好朋友陈建功先生为文集作序。建功在序中说：“日本固然有无数的粗俗和肤浅，但也同样拥有与粗俗和肤浅抗争的人们，拥有立松和平们的忧患与悲悯，深刻与凝重。比之中国，日本经济发展的速度上具有超前性，与之相应产生的价值观、伦理观的变化，社会形态的失衡，内心冲突的加剧，都将先于中国而出现，当然在文学上也将先于中国得到立松这样的作家的关注和反映。那么，日本作家的思考与实践，对于那些关注现实生活的中国作家来说，实在具有重要的价值。”

立松这次来访一个月，与以前一样，笔不离手，除完成中国文化特使日记之外，还传真发回连载长篇小说《寒红之色》一章、短篇小说《太原街》、散文《白云峰巡礼——高千穗峰》《与陈先生回故乡》等一批文稿。他总是在读书、思考、写作，就像一个干惯了农活的农民，放下锄头就抓起镰刀，一刻也不闲着。他一天不劳动，就觉得浑身不舒服。他不用电脑，随身带着钢笔和稿纸，走到哪里，写到哪里。

有一次，我到他房间去，床上摊着衣服杂物，窗上挂着洗的衣裤袜子，地上摊着箱子、背包、生活用品，桌子上摆着书、稿纸、笔。可能台灯亮度不够，他在两瓶娃哈哈纯净水的瓶子上架起了自己携带的台灯。台灯很小，四方形灯罩，上面的黑漆，已经磨得差不多了，露出了白色的铝，里面装一只四十瓦灯泡，旁边还有个小变压器，房间里乱得一塌糊涂，看着都闹心，但他却能神清气定地写小说。我说：“看样子，只要是人类能够生存的地方，你就能写。你这件事，我算服了。”他说：“多年的

写作生活，已经养成了习惯，每天写点东西，才觉得日子有滋味，一旦休息几天，拿起笔，就觉得沉重，不顺手。这个灯，已经用了十几年，跟我走遍世界。不管到什么地方，只要有电，我晚上就可以工作。”他的近300本书，就是这样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。对他来说，写作就是生活，生活就是写作。如果把他的发稿地在地图上全部标出来，那将是一张人类文学史上绝无仅有的密如蛛网的立松行踪图。

他很勤奋，不断读书，充实自己。从日本来时，他就带了许多图书资料，一路翻阅。每到一地，看到有用的书，就买。在长春，他一次就买了两千多元人民币的书。书很重，上飞机时，他怕行李超重，付高昂的超重费，就放在背包里，自己提着。他说：“有许多地方请我去演讲，演讲费很高，但我更喜欢读书，因为演讲是知识的付出，而读书是知识的积累。只付出不积累，人就会变得浅薄苍白。”

立松随和，生活俭朴，为人仗义，人缘好。他随身携带的生活用品，都是便宜货，很多是中国出口日本的产品。衣服也很随便，没有一件是名牌。连稿纸，也是日本任何一个鸡毛小店都可以买到的竖格蓝色400字的大路货。对衣食住行，他没有任何特殊要求，酸甜苦辣咸，什么都能凑合，一般日本人不敢问津的东西，他也能吃。饭店有星没星、几个星，他不在乎，只要有电传机能把稿子发回去就行。他的观点是别人能吃，我就能吃；别人能住，我就能住，不都是一样的人嘛。除了宴会，他一般不在宾馆吃饭，而喜欢去百姓吃饭的小餐馆，吃碗面，喝碗粥，或要几个包子就算一顿。在吉林旅行时，到乡下的农家餐厅去吃饭，坐在炕上，吃小葱、小萝卜、婆婆丁、苦麻菜、刺芽、小根菜、山芹菜、玉米饼子、大煎饼、高粱米粥，他狼吞虎咽，吃得极香，连说好吃好吃。他过过穷困潦倒的苦日子，虽然现在已经功成名就，收入不菲，但依然保持着寒门子弟俭朴的本色。但倘若朋友有难处，他又会两肋插刀，倾囊相助。

他慈悲怜悯，菩萨心肠，视野开阔，思虑深远。地球、人类、动物、气候、生态、社会、文化、经济、政治……上至天下大事，下到草木虫鱼，他都关心，都有兴趣爱好。他敏锐的触角带着作家的良知伸向四面八方，将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流泻于笔端。仅游记《世界漫步》，就有皇皇六卷。2007年2月，他到南极日本昭和基地去了两周，考察冰川，写下了南极日记等文章。他可能是第一个登上南极的专业作家，当然也是政府派遣，否则个人去了不行。他说：“宇航员13分钟就能离开地球，去南极我整整用了五天。但我认为，真正的文学，应该关心社会，关心人，关心环境。人与自然，应该是人类探讨的最重要的课题。”

立松这种天马行空、独来独往的生活方式，倘若没有夫人的支持，他是飞不起来的。夫人美千绘，生于名门，开明贤惠。在立松四处流浪、不名一文、还是个穷小子的时候，就信任他、支持他、帮助他、爱护他。夫人独自支撑门庭，侍奉老人，连生孩子时，他也不在身边。如今儿女已长大成人，独立生活。儿子大学毕业，在北海道就职，但从小受父亲的影响，喜爱文学，最近想辞职，以笔为生，专事写

作。立松有点担心，怕他难以糊口，但并不干涉，让他走自己的路。女儿是画家，出版不少由父亲撰文她绘画的画册，销路甚佳。立松实至名归，声名显赫，如日中天，但依然周游世界，不问家事，一切全由夫人料理。他用传真发回的稿件，由夫人分发各杂志报纸出版社，他的讲演旅行出版事宜，也由夫人代理。立松开玩笑说：“我家的老板是美千绘，我是为她打工的。”我说，你知足吧，找了一个好老板。否则没有你的今天！

立松这次来，想写一部有关战争的长篇小说。在济南千佛山的寺院，立松为他已成植物人的母亲买了一尊木雕观音，祈祷母亲在最后的时光，少一些痛苦。他说：济南是父母新婚不久共同生活的地方。父亲在洋行经理精密仪器，后被征入伍，母亲独自回国。日本投降后，父亲被苏军俘虏，在去西伯利亚途中逃出来，流浪到沈阳，从葫芦岛回国。父亲15年前病故，弥留之际，不断地说：‘我当过日本兵。我是罪人，我没有资格躺在雪白的床上，应该死在荒山野岭。’我不知道父亲在日本兵时都干了些什么。但他很痛苦，深深自责。现在，母亲年高病重，来日无多，恢复健康已无可能，我已经无法告诉了我们到了济南……”说到这里，他声音哽咽，眼里含着泪。

“五年前，我到东北访问，看到伪满洲国国务院旧址，看到各地的‘大和旅馆’，这些都可以说是那个时代最豪华的建筑，我突然有了灵感。当年设计建造伪满洲国八大部的设计师心里在想什么？伪满洲国是个幻想的产物，任何一个思想正常的人，都不会相信蛇吞象能够成功，但他却精心设计建造了一座座辉煌的官邸。透过军事政治的迷雾，给小说家很大的想象空间。说句老实话，讲我父亲当过日本兵，我有顾虑，怕中国作家不理解，对我产生反感。但我讲出自己的构思，中国朋友表示理解，我感到欣慰，有了信心和勇气。我生在战后，对战前的生活一无所知，只能靠资料来了解，写起来很困难。但我觉得，冥冥中有责任感和良知在呼唤，叫我写这部作品。我想真实地反映那段历史，构思很庞大，能完成多少，现在也不知道，但是我感觉，这应该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书。”

这次编选的立松和平特辑，侧重“文学与环境”这个主题，并不能反映立松文学的全貌，因为他的创作涉及的范围很广，在历史小说、戏剧、儿童文学、摄影、评论、宗教等方面都有不俗的成就。仅就环境与文学而言，他的长篇小说《毒——风闻·田中正造》，就是写他的故乡足尾铜矿污染，国会议员田中正造拍案而起，为民请命的故事，曾荣获第51届日出版文化奖。他的可贵之处，不仅写，也身体力行。15年前，他发起了在故乡寸草不生的荒山造林计划。呼吁每年春天，自愿者自带工具，并捐1000日元买树苗，上山植树。开始时仅百余人参加，现在已有两千多人，荒山逐渐变绿。他提出的口号是：在山上学栽树，让荒山变绿，在心灵栽树，让枯萎的心灵变绿。他还是日本回归故土运动的理事长，宗旨是：号召、组织在城里退休的专家学者，回故乡生活，安度晚年，并用他们的智慧经验、人脉关系，造福桑梓，使生命重放光彩……我相信，读过这个特辑的读者不仅会喜欢他朴实真诚的文字，也会喜欢他朴实真诚的品格。

选自《中国魅力——外国作家在中国》，陈喜儒著，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。本文有删节。

本版责编：徐忠志

“境界”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关键词，几乎随时会碰到。以前读书时经常会读到“境界”这个词汇，但其实自己并没有细想过。这些年因个人原因，格外地关注起有关精神、价值、性命、情操等方面的书，开始认真思考这个词。

人到中年，才发现万事归结到一点，无论社会问题家庭问题，最终最后要解决的，其实还是个人的身心安妥的问题。于是转向诗歌，转向传统文化。开始写诗，开始读儒道佛，读冯友兰、钱穆、方东美、宗白华乃至当代的胡晓明、朱良志等，开始思考兼实践。

在习诗的途中，我一度将诗歌视为个人日常生活宗教，希冀借诗歌自我升华自我超越，后来又据此推而广之，认为在中国文化中就有“诗教”传统，并且这“诗教”传统除了教化、教养之意，宗教的作用也许还更大。在读书过程中，了解到钱穆、林语堂均曾有类似说法，认为诗歌教导了中国如何看待生死义、世界、时间、爱与美、他人与永恒这样一些宏大叙事，诗歌使中国人生出种种高远奇妙的情怀，缓解了他们日常生活的紧张与焦虑，诗歌使他们得以寻找到现实与梦想之间的平衡，并最终到达达自我调节内心和谐。所以，几乎每一个中国古典文化人都写诗，每一个古代中国人都读诗。把诗歌学习作为人生成长的基本课程，孔子更要求小孩子就要学诗。诗歌抚慰了所有中国人的心灵。诗歌在中国，近乎宗教。

由诗歌，我最终对“境界”有了较深的体会与理解。境界是中国古典诗歌和美学的关键词。哲学家冯友兰在《新原人》一书中说：人与其他动物的不同，在于人做某事时，他了解他在做什么，并且自觉地在做。正是这种觉解，使他正在做的事对于他有了意义。他做各种事有各种意义，各种意义合成一个整体，就构成他的人生境界。不同的人可能做相同的事，但是各人的觉解程度不同，所做的事对于他们也就各有不同的意义。每个人各有自己的人生境界，与其他任何个人的都不完全相同。王国维在《人间词话》提出“境界说”，称：“词以境界为最上，有境界则自成高格，自有名句”，并阐释“境非独谓景物也。喜怒哀乐，亦人心中之一境界。故能写真景物、真感情者，谓之有境界。否则谓之无境界。”

确实，如果仔细对比中西方美学观念，就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差异，即西方重个性，中国求境界。那么，原因是什么？

我认为，这是文化背景和历史传统不同导致的。西方文化有一个基本的母题：上帝与魔鬼之争，上帝和魔鬼是绝对对立的。并由此引发天堂与世俗社会之争，精神与物欲之争。上帝是外在于人、高于人类的，而诗人是上帝发出的命令的聆听者，诗人是直接听从上帝的，上帝则借诗人的口宣谕。所以，诗人是站在上帝的立场与角度的，诗人就是人间的上帝。因此，诗人像上帝一样，要遣责、清除魔鬼，要随时随地批判、纠正不完美的现实与人，诗人与社会的关系永远是紧张的，这样就产生了对抗“美学”、“批判”美学。所以西方的诗人们总是处于焦虑、孤独、不安、绝望、虚无与抗争之中，总是激烈的、暴力的。

而中国文化不是这样，中国文化的基本理念是“阴阳互补”，阴与阳是有差别的，但是对立的，是相互补充并最终构成和谐圆满的。所以，中国诗人们以超脱的方式看待世界。确实，世界并不完美，但正因为其不完美，所以需要超越，升华，借此获得内在的和谐，而诗歌是最好的方式和途径，可以提供升华超越的价值精神。几千年来，重实用讲世俗的儒家文明怎样获得生存的超越性意义？其就是通过诗歌。中国古代依靠诗歌建立意义。在没有宗教信仰的儒家文明中，诗歌提供了超越性的意义解释与渠道。当然，中国的“诗教”也有外在参照物，那就是自然。老子说“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”，在这里，“自然”是比“道”更高的价值。苏东坡说：“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”，这里面其实就是将自然作为最高的参照物，自然是最高价值，与伟大的永恒的 natural 相比，人的那点小恩怨、蝇头微利都是可以看开的。

中国诗人们有了这样的认识，就有了境界，就能对一切都看开，升华超脱。陶渊明说：“纵浪大化中，不喜亦不惧，应尽便须尽，无复独多虑”，这样，也就最终获得了自由。而要做到这一点，先要从个人修身养性做起，从一点一滴开始，然后获得“道”，最终达到大境界，获得人格力量。所以中国的诗歌，自古以来强调境界。这样的美学思想，我称之为“超越美学”。

按冯友兰的说法，各种不同的生人境界划分为四个等级。从最低的说起，它们是：自然境界、功利境界、道德境界、天地境界。达到“道德境界”的人，“他所做的各种事都有道德的意义。”达到“天地境界”的人，“他就为宇宙的利益而做各种事。”因此，我理解，最高的境界就是要超越尘世的各种恩怨、仇恨、等级、对立、矛盾，在综合中和超越中将之处理解决，最终获得大自由，这方面的典型是苏东坡。苏东坡经常身处逆境，却总是微笑着悲悯地对待一切，将一切融化在诗歌中，在诗歌中化解一切。他的诗治疗了很多人的心理伤痛。

所以，如果说对人生和诗歌有什么追求，我希望：境界越高。时刻鞭策自己不断超越自我，获得更高境界。我写过一首《神降临的小站》，可能会表达我的这种追求：

三五间小木屋/泼泼出一两点灯火/我小如一只蚂蚁/今夜滞留在呼伦贝尔草原中央/的一个无名小站/独自承受凛冽孤独但内心安宁//背后，站着猛虎般严酷的初冬寒夜/再背后，横着一条清晰而空旷的马路/再背后，是缓缓流淌的额尔古纳河/在黑暗中它亮如一道白光/再背后，是一望无际的简洁的白桦林/和恬寂明净的苍茫荒原//再背后，是低空静静闪烁的星星/和蓝绒绒的温柔的夜暮//再背后，是神居住的广大的北方

写这首诗时我的感受是这样的：人随着自我反省和体验，内心越来越敞开，视野也越来越扩大，世界因此逐渐打开，越来越开阔，终至领悟大境界。

■我的读书生涯

境界惟高

□李少君

■榜 单

北京图书大厦畅销书榜

- (2010年1月·小说榜)
- 1.小时代：2.0 虚铜时代，郭敬明著，长江文艺出版社；
 - 2.有味，汪涵著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；
 - 3.失落的秘约，(美)布朗著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；
 - 4.杜拉拉升职记，李可著，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；
 - 5.狱中日记，吴振洲著，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；
 - 6.组织部长（第3部），大木著，群言出版社；
 - 7.蜗居，六六著，长江文艺出版社；
 - 8.奠基者，何建明著，作家出版社；
 - 9.同林鸟，艾未未著，群言出版社；
 - 10.小姨多鹤，严歌苓著，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。
- (2010年1月·艺术)
- 1.我兔斯基你，王卯卯著，宁夏人民出版社；
 - 2.绝对小孩Ⅱ，朱德庸著，现代出版社；
 - 3.阿狸·梦之城堡，hans 著，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；
 - 4.阿衰—2410，猫小乐著，北京南天竹图书有限责任公司；
 - 5.小学学字课课练(新课标北师大版)，田英章著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；
 - 6.绝对小孩，朱德庸著，上海画报出版社；
 - 7.寂地，寂地绘，黑龙江美术出版社；
 - 8.疯了！桂宝Ⅲ，阿桂著，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；
 - 9.父子全集(彩色纪念版)，(德)卜劳恩著，译林出版社；
 - 10.疯了！桂宝Ⅱ，阿桂著，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。
- (供稿：北京图书大厦 卢笛)